

张辛欣小说集

SELECTED
STORIES
BY
ZHANG XIN-XIN



张辛欣小说集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莫 安
装帧设计：蒋 明
插图：王 猛

张辛欣小说集

Zhangxinxin xiaoshuojí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3 10/16·插页 3

字数 312,000

1985 年 8 月第 1 版

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1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36 定价：2.65 元



張華欣

作者简介

1953年生于南京，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。15岁之后，在“北大荒”种地，在湖南当兵，在北京医学院当护士和专职团干部。

1979年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1984年毕业。

1984年秋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目 录

在静静的病房里	1
一个平静的夜晚	17
我在哪儿错过了你?	31
我们这个年纪的梦	63
在同一地平线上	119
浮土	246
剧场效果	260
当了父亲的儿子	280
清晨, 三十分钟	293
疯狂的君子兰	304
最后的停泊地	327
回老家	365
 后记	 429

在静静的病房里

下班以前，护士邹小珊巡视了最后一遍病人，从一间热闹的病房里退出来。破天荒头一回，她忘记去制止这些影响病房安静的行为，自己反而在门边留恋了片刻。病人们正围着刚到手的报纸纷纷议论，一个个诱人的字眼，一声接一声地飘进她耳朵里。在这仿佛永远被一个“静”字规范着的，老是笼罩着一层无形的沉重气氛的病房里，现在也浮动起一片热潮。从早上广播新闻里报告了今年大学招生实行考试的消息，整整一天，到处都能听到人们的谈论。

小珊不出声地笑着，轻轻带严了房门。她习惯地望一眼对面悄无声息的抢救室，便沿着

静静的走廊走去，一边，低头看着才擦过，还留着几条水迹的地板。

从护士学校毕业以来，小珊在这条走廊已经来回走过四年了。看起来，这个性格沉静的姑娘很适合她的职业，洁净的工作服随着她苗条的身体无声地摆动，一顶白帽子完全收起那两条乌黑的发辫，她的大半脸庞，也被白口罩遮的严严实实。但在她唯一露出来的那双眼睛中，这会儿，正闪动着年轻人不善于隐藏的，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光芒。

她进了护士办公室，坐下来写交班报告。这屋里是安静的。不过，躺在桌角上的一叠纸，又惹得人禁不住分心，这是几份高考复习题，一位两年前往过院的老教师刚才给她带来的。小珊还清楚地记得，他当时患的什么病和住院床号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，这位会分析学生心理的老师，怎么也能猜出她心中的向往？她并不知道，在夜班，当整个病区、走廊都沉睡了，她独坐台灯下，聚精会神看医学书籍的情景，曾使这位老教师深深感慨。那叠高考复习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墨香，给闻惯酒精气味的小珊带来一种新的刺激；那张纸在台灯下反射着白光，仿佛想牵扯她的视线和注意力。她把复习题塞到抽屉里，专心地写完交班报告。

“喂！你考不考？”一个富于感情色彩的声，瞬间响起来。邹小珊一抬头，是接夜班的护士何芳芳“飞”进来，一顶工作帽在她手指上快乐地旋转着。

习惯上，接班的护士总要先问一声“忙不忙”，这话既是对上一班同志的问候，也可以立刻判定这一天里病人们大略的情况。芳芳却破例问“考不考？”也难怪她！本来在青年中间，就常有些时兴的爱好和口头语，前一阵，掀起听《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》的热浪，争买课本的年轻人差点儿挤破书店的柜台，分手时，还常

常特地来一句“good by!”如今，不管在哪儿，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见面时，都是用“你考不考？”来互相打招呼，连年轻护士的交接班也不例外。

“快帮忙做做这些要命的因式分解。”芳芳在准备交班的小珊前面开口：“告诉你，我的想法，有一个决定性的改变，刚变的。”

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决定改考文科。怎么样？我们一块儿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交完班，邹小珊洗着手，不解地问：“芳芳，你不想考医学院了？”

“怎么不想，我什么都想考。可是找本书来一翻，简直绝望了。底子不行啊！哎，我们算是被耽误啦！”何芳芳正站在窗前，边说着，边稍微左右扭动身子，从玻璃窗的反光中瞧着自己的侧影。她一面把前额上卷曲的头发精心地塞到白帽子里去，一面发表着自己的见解：“依我看，这几年青年里边有真才实学的大概也多不了，小珊，你还是考医学院？老实说，以前我觉得你挺呆的，现在，我真羡慕你，你比我有希望。”

邹小珊摇摇头，她自己又有另一个对比的标准。她在毛巾上擦着手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发现，有些人自学可深呢！只是在前几年那种环境、气氛里，社会表面上很难看见他们。现在，真象是一下子掀去了一块大石板……”她想起何芳芳喜欢交际，忍不住立刻问：“芳芳，你认识纺织厂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认得，你打听谁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小珊不作声了。尽管她明明知道那个人也会听到早上的新闻广播，会看报纸，她心里却隐隐总有一种想对他说一说这个好消息的愿望，她觉得这个人是极有可能考上大学的。可

惜，她竟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！说也奇怪，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偶然碰上的人呢？自己也太可笑了。

“究竟打听谁呀？”芳芳从大窗子前姿态优雅地转过身，白色工作服下摆随之转起来，象开了朵喇叭花。不过，紧接着就开败了。她的兴趣来了：“快坦白，昨晚你上哪去了？”

“昨晚？……哪里也没去呀。”

“没去？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看电影？”

“真的，真的哪也没去。”小珊认真地拼命解释，“我在看书。”

“你呀，你打算学居里夫人三年不看电影吗？”芳芳说了句颇觉得意的俏皮话，忘了这是一小时前刚听来的。

邹小珊倒马上记起来，她口袋里有一张《李时珍》的电影票，就是今天晚上的！她从抽屉里拿出高考复习题，顺手挽起衣袖看看表，这一看，她突然慌了手脚，脸顿时微微发红。她急忙脱去工作服，匆匆跑了。

芳芳正按自己的想法揣测着小珊不寻常的神态，电话铃响起来。“哪里？住院处？”她接电话的声音显得不那么动听了：“什么？！又收病人！”

小珊跑到车站时，一辆公共汽车刚刚开走，她喘着气，心里又慌又乱，电影票是今天中午姑姑才送来的，她还笑咪咪地嘱咐小珊要准时到。看电影虽是如今的热门，姑姑却有另一番心意。她已经婉转地把“他”夸了几遍，居然还想出这么个互相认识的办法，真叫人为难。姑姑说他非常爱读书，极肯钻研，可是这个“他”呀，现在，这时候，怎么不去一心一意准备考大学呢？……想着，小珊抬头瞧瞧周围，好象她心里这些微妙的小小挑剔，会被每一个行人看出来似的。

车站上有些人在等车。不过，人们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几个

中年妇女正专心讨论考大学的问题，不是她们也想报名，都在为儿女操心。离小珊不远的一棵白杨树，站着两个年轻人。

男青年手扶树干小声说：“还是到我家去吧？”

“不，不去。”女青年靠着树说。

“我们一块儿看不好吗？”

“一个人……专心呢。”

“难做的题两个人商量，节省时间呀……”

这偶而飘来的几句低语，触动了邹小珊，她不再张望来车的路，却仰起头，望着那罩上暮色的深蓝天空，她觉得一种欢快和紧迫混合的情绪，又在心中浮动起来。

这一年来，她心里象推开了好些扇小窗，涌进了许许多多崭新的希望。奇怪的是，她的生活天地和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很难说发生了什么改换，可总觉得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，前面有了追求的目标，时间却一下变得越来越短促。为了抓紧时间，她吝惜午饭排长队买菜的工夫，常常就着书本吃一个馒头；有时，她在灯前坐到接后半夜夜班才放下书。每当疲倦和理解的困难袭来时，一个久沉在心底、早已不敢奢想的愿望更加强烈地升起：如果能考上大学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把这些似懂非懂的医学知识钻研透彻，为病人解决更多的痛苦，就是不吃、不睡，那也是多么幸福的啊……现在，只要看到别人在读书，听到别人谈考试、上学，她就会非常敏感地联想到自己……，站在车站上，小珊开始可惜这几分钟时间。就着路灯，她打开复习题翻阅着，心里对自己不满意起来：要复习的功课这么多，时间这么紧张，你怎么还会有心看电影呢？不去……说好了又不去也不合适。这回去了要跟姑姑一本正经的声明：现在我别的什么也不考虑！没容她想好，公共汽车已经进站了。她本能地摸了一下身上的电影票，糟糕！她记起来，那张票还放在工作服口袋里呢！

树下的两个年轻人一齐上了车，小珊却转身穿过马路，径直向医院大楼飞跑回去。

二

也许是职业的本能，重新踏进依然安静的病房走廊，邹小珊立刻感觉到，才过了几分钟，病房里保持了一天的平稳，又被打破。

抢救室的灯亮了，映出门上“闲人免进”四个黑体字。三、五个穿工人装、神色焦虑的人，正扒着抢救室的门缝往里张望。几个每天吃晚饭，总爱到护士办公室打听一下自己的化验结果的“老”病人，凑在一起，很有经验地小声推测着新入院病人的情况。

护士办公桌上，放着一份病历。小珊一边去掏工作服口袋里的电影票，同时，目光熟练地落在那病历纸右下角填写病情的地方：大叶肺炎、休克……突然，骚动的人声传来，她回头一看，抢救室的门开了又关紧。何芳芳端着治疗盘走出来。堵在门口的人们追着问她，她连眼珠也没转一下，只管进了办公室隔壁的治疗间。那些人失望地转回身，又一起围上紧接从抢救室跑出来值夜班的吴大夫。他顶多顾上向大家摇摇手，匆匆追进治疗间，拉着还没来得及放下治疗盘的芳芳，牵动一群不知其然的人，又往抢救室奔去。隐约能听到，吴大夫告诉芳芳，病人输液的地方肿起来了。

“他的血管瘪的要命，简直没法找，干脆叫外科来做静脉切开……”芳芳的声音被紧紧关上的门掩去。

邹小珊迅速穿上工作服，跟进抢救室。

抢救室里，吴大夫在给病人量血压。这个年轻的危重病人，头朝着挂淡蓝色窗帘的那面，一下看不清他的神志怎么样。床边站着个满脸愁容的老工人，他那双紧盯着病人胳膊的眼睛，马上吸引了小珊的关切。

病人胳膊腕扎着针头的地方，又粗又肿，显然是液体漏在组织间隙里。何芳芳无奈地拔出针头，又在寻找血管。看来这只胳膊已被输液针扎过好几处，残留着一片片淡黄色的碘酒痕迹。

“血压还是听不到。”吴大夫极低的声音加添了紧迫的口气，“必须赶快从静脉里给升压药。”

邹小珊顾不上再细看，揭开病人腿部的被子，准备从脚上的血管打主意。她发现，病人左腿上包了一大块纱布。她小心地掀开，脚背上有一大片创面，嫩肉呈着粉红色。四周刚出一点薄皮。她轻轻盖上纱布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“烫的。大夫，他倒底……怎么样？”回答她的老工人嗓子里带着颤抖，他也许是病人的父亲。

小珊把止血带扎在病人另一只脚上，俯下身，仔细寻找血管。休克病人血液末梢循环差，他的整个脚都是冰凉的，泛着青紫色，根本看不到平时能瞧见的那种有弹性的粗血管。凭着指尖细心地触摸也只是似有似无地感觉到一两段又硬又滑的，象铁丝一样的东西。

“算啦！”芳芳说，“我去叫外科大夫。”

在病人缚着血压带的那只胳膊上找血管的吴大夫，怀着一线希望向小珊望了一眼，却见她把准备刺进皮肤的针头又放在一边，抱着病人的脚，不声不响地还在摸索。

……当芳芳和外科值班大夫进来时，小珊手里的针头，已经顺利地进入病人脚趾上的一根小血管。

升压药从静脉里“走”进去了。小珊担心病人燥动。针头会从

静脉里脱出来，她又用胶布仔细固定针头。芳芳给小珊递着胶布条，忽然伏在她肩头热烈地说：“刚才，我从病人的家属那儿，又得到一个重要启示，要找捷径！”

“什么捷径？叫病人挨一刀？”小珊不满地瞪着芳芳，以为她在说病人的事。可小珊哪里摸的清，芳芳那变换主意跟她换外衣一样勤的头脑，这会儿又飞到抢救室外边的什么地方去了。

“你还不明白，考大学要找报名少的冷门，我决定报图书馆系。”芳芳挨着小珊的耳朵，悄声的说了下去。

“管它学什么呢，只要能上学就行。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。大夫的嘴，护士的腿，我早不想当这个跑断腿的小护士了。哎呀，我又想，万一毕业分到外地去怎么办？……”

那边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，芳芳不得不去接，这才打断了她的提前多虑。

小珊对芳芳的话似乎没有听见，专心地继续把输液针头牢牢固定住。她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，刚要走到床头看看病人的脸色、神志，芳芳推开门，向她招手：“你的电话。”

电话是姑姑从电影院打来的。小珊一面听着电话，一面急忙抱歉地掏出票看了看，位置是15排1号呢。她一只耳朵在接受着姑姑唠唠叨叨地责怪，另一只耳朵里，断续飘进围在办公桌旁的吴大夫、芳芳和老工人的谈话内容……病人休克很严重，不抓紧，会有生命危险，需要特护……。“小珊，你赶快来吧！”这边，猛然听到姑姑的“命令”，小珊忙说：“唉呀，姑姑，真去不成了……，那个事算了吧！”

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真是！你不看，他也没来，倒成了我看电影的瘾最大！”

“他”没有去！小珊听了倒挺高兴，也有点儿……说不上是什么心情。她根本顾不上去想，放下电话，跑回抢救室。

三

整个病区静静地睡去。半夜了，抢救室的灯依然亮着。休克病人的血压升上来，他从烦躁的垂危渐渐转入安稳的熟睡。

邹小珊写好特护记录，终于在病人床边坐下。她注视着输液的速度，感到有些疲乏，望着病人平稳的呼吸、睡眠，她坦然地默想到：有些编惊险故事的人，一写医院，就爱提“神秘的太平间”，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懂，医院里真正神奇的地方，并不在那儿，而是在病房，在抢救室。病房的工作，就象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战斗。这里的平静，只是战斗中偶然的间歇；紧张、忙碌、生与死的无声搏斗，才是它的灵魂和常规。

她拿起纱布，为病人擦去头上的虚汗。慢慢的，她感到有些奇怪，忙起来没有细想，这会儿，她觉着这病人很面熟。小珊又拿起病历，认真分析着：徐光，29岁。这名字，对于她确实是陌生的，但这个病人肯定是最近在哪儿见过……在哪里呢？她想问问守在旁边的那位老工人，又觉得唐突，便细细地观看这病人。

噢，原来就是他！

……那是几天前的一个早晨，在上班时间拥挤的公共汽车里。她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老太太，又看到一个面色微黄、神情倦怠的中年妇女被人搀扶上来。小珊认出，这是个在内科住过两回院的心脏病人。她想为这女同志找个座，眼睛一转，她瞧见，就在她跟前的座位上，坐着个穿旧工作服，宽肩膀的男同志，那头乱蓬蓬的黑发挺显眼，他正抱着本什么书在看。

小珊轻轻唤了一声，那人纹丝不动，她只好提高声音：“同志，给让个座儿好吗？”

他突然回过头来，正是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叫徐光的人。当时他满脸惊愕的表情，好象不知道自己是坐在摇摇晃晃的汽车上，不知道他身边有人！

小珊客气地跟他解释：“这位女同志有病，你让让吧。”

他欠欠身子，站起来两次，又都坐下去了。这一来，真叫小珊大为反感。瞧他壮的象条牛，这么自私！偏偏碰上她也有个固执劲儿，紧接着又添上一句：“嘿，自觉点儿！”

从后面都能看出来，唰的一下，他连脖子都红了。小珊立刻提防他来吵架。只见他慢腾腾挪出来，对那女同志有礼貌的让了让，就靠在这张椅子背旁打开手里的书，又埋下头去。一个着急下车的人从他面前挤过去，他突然皱起眉头，使劲儿咬着嘴唇。小珊揣测着他的心理变化，戒备地打量着他，目光从他手臂滑过去，落到他手里的书上。那里面尽是图片、公式，她马上注意起来。

青年所热心的东西，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同。前几年，在街上碰到谁夹着小提琴走过，会勾去许多年轻的知音者羡慕的眼光。如今，数、理、化却成了最吸引人的了……颠簸中，小珊隔着他的肩膀十分留心地看着了一会儿，很可惜，一点儿也看不懂。她遗憾地收回视线，又记起他刚才的行为。她从外套兜里掏出化学笔记本，干脆转过脸去，和他背对背地默念起来。

下车时，一本书掉在小珊脚边，她弯腰拾起，这是一本破旧的数学课本，一行小字注明，是清华数学系三年级教材。

是谁向她伸手，小珊一抬头，原来是那位不肯让座的人。她默然还书，突然微微一怔，他右脚穿球鞋，左脚却是拖鞋，还缠着厚厚的纱布。一下，她心里所有的轻蔑都化作深深的歉意和同情，嘴上不由问出：“你的脚……？”

“烫了一下，没事儿。”他笑笑。在他的笑容里，小珊发觉，他

其实是个开朗、坦率的人。

他们沿着马路边慢慢走着。小珊错怪了人，很不过意，她主动说：“你是去医院吗？”

“那地方，这辈子去一回就够了。我到厂里去。”

“医生没给你开病假条？”

“病假条？现在紧张得要命，没工夫。哎，你是哪个厂的？”

“我？”小珊正暗叹他准备考大学的狂热劲儿，含笑说：“我是你去一回就够了的那个地方的。”

“噢，你是医院的大夫？”

“我是护士！”小珊认真地纠正。

他突然开心地笑起来，两道分明的唇线消失，脸上显出一股孩子气的调皮：“人家都说医院里的小护士比大夫厉害，我可领教了。哈哈……”

小珊脸一红，可忍不住也笑了。她问：“你在哪个厂工作？”

“就是那儿。”徐光用手一指。

纺织厂！小珊不免侧过头重新打量了他一下。在她模糊的想象中，纺织厂里，都是些飞快穿行在织机中间的女同志，她立刻反唇相讥：“我可只听说过纺织女工呀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以为纺织厂是女儿国吗？”他看出小珊并不了解纺织厂，便幽默地告诉她：六八年，他刚进厂那会儿，一接过发给他的围裙，也觉得挺可笑。人家是纺织女工，他成了个纺织男工。系上围裙，一块进厂的男同学就互相“赞美”：多可爱呀，多象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！真叫人哭笑不得。他那时很不安心。工作时间长了，就知道纺织工人辛苦了。工人们一个班次要走几十里地，两眼紧盯着机器上密密麻麻的经线。这不，现在工业中有这么一句话：重工业不重，轻工业不轻。

“这么说，咱俩的工作例有相同的地方，都靠一双眼，两只